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事義全考卷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李逢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事義全考卷十五

明 姜寶 撰

定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西亭辨疑公穀欲發定無正之義乃分春王二字為一節晉人執宋仲幾為一節胡氏因之致使經義反晦況定公即位于六月戊辰此時位尚未定春秋豈可預責其罪邪蓋是年正月無事三月適有執宋仲

幾事故書之其義責晉非責魯二節合看自明　按定公無正似難以不書正月上見葢正月無事則連至三月有事而始書定不承國於先君自是其無正處然聖人未必借不書正月以發其義如此也　王氏經世按周衰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唯虢與祭僅存城成周諸侯之大夫猶相帥以從王事得變之正者也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猶以王事討有罪亦變之正者也其歸諸王吏與自治皆不可知但既執

于京師則不可復云歸之京師以大義而論則以王事執有罪固視其他之擅命者不同矣春秋不應舍仲幾而專苛責晉人也然則稱人蓋全之也稱君則不在會稱臣則嫌於與之專執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胡傳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于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春秋詳書非為後法乃見

諸行事為永鑒爾　季氏私考昭公既薨魯羣臣必當即議立君矣以左氏考之則昭公生務人及公衍二子從在乾侯雖有其人則亦季氏之所忌不敢復入矣公子宋以昭公母弟雖亦從公在外然於季孫無忌子家羈所謂貌而出者也故喪至壞隤而宋先入正為國久無君也意如必欲抑使聽已所為故不以時定位意如之於昭公禮皆從薄如葬則太速祔則太遲是也豈為喪紀而君宋於五日之後哉況昭

公喪自外歸殯事已畢何待五日而後殯乎不過假
此以持宋而市巳掖立之恩耳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昭公薨半年餘始以其喪歸歸及踰月而遽葬魯臣
子既無禮且無恩矣當時如仲孫何忌學禮於聖門
而亦聽意如專制如此可慨也
立煬宫
胡傳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

有進而無退宫廟即逺有毁而無立　季氏先禱於煬宫求君不入至此又謂煬公以弟繼考公猶定公以弟繼昭公也盖既欲報已之私而又欲掩已之失故立煬宫其非禮固不待言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胡傳穀梁子曰菽舉重也舉難殺者而言他苗亦傷可知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王氏經世孔氏曰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名云觀謂之闕周禮象魏鄭衆云象魏闕也劉熈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崔豹云蓋爲二臺於門外作樓於上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魏魏然髙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又謂之觀也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何氏曰門爲主觀爲飾　季氏私考雉門象魏之門兩觀在雉門外之兩旁禮天子五門雉門當中其

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内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内魯有庫雉路三門殺於天子周禮閽人疏曰魯有三門雉門有兩觀為中門陳祥道氏曰諸侯有臺門無兩觀魯有兩觀為周公故也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路門天子應門正以魯之庫門臨外當天子臯門之位路門在内當天子應門之位未嘗言門制之僭天子也而疏以為二門制似天子非矣魯門之僭天子特在多立一雉而又旁設兩觀耳

秋楚人（囊瓦）伐吳（經書楚吳七止此）

左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許為伐桐於是囊瓦伐吳吳敗之獲楚公子繁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胡傳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内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内是天子之五門也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

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王氏經世書新作修而大之也災自雉門延及兩觀魯人修之理合先門門者出入處也乃及兩觀門飾各據實而書公穀强生義以為主災者兩觀以為災自兩觀始殊妄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意如以公初立使事晉晉爲來者薄而往者厚也故嘗辭公公以晉人辭之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臯鼬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莊公卒子隱公益立）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邾子益新立求好於魯故何忌與之盟邾以先君時嘗與何忌同城成周今求盟蓋亦將有托焉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惠公子懷公柳立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胡傳按左氏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憑陵諸夏為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

晉文之功褊矣有荀寅者求貨于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　永嘉呂氏曰召陵之會晉可以復伯而失其機也夫蔡陳鄭許頓胡盖服從於楚者也而皆與於會則病楚而歸晉也晉自平丘以來不能會諸侯者二十四年今而上致劉子下合十七國之君以為此會齊桓之師不如是之盛也然齊桓之師書曰伐楚盟于召陵晉定之師書曰會于召陵侵楚侵淺事也晉合十七

國之君以會于召陵徒能侵楚而已是不足與有為也晉自是無復宗諸侯之望矣　王氏經世陳氏曰是役劉子為之也劉子定内難復辟于周而楚納子朝故合諸侯以侵楚也明年王人殺子朝于楚不可謂之無功然而書侵者侵淺事也不敢深犯紀實耳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胡傳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

而恃强殺之能無公孫翩之及哉故書滅沈書殺之以著蔡罪　王氏經世按沈不會于召陵者與楚故也與楚故不受晉令而晉使蔡逞忿焉夫求貨於蔡而蔡攜假羽旄於鄭而鄭貳大合諸侯以伐楚不能損楚之毫毛而潛踪略境事既陋矣又肆虐於遠弱之小國蔡屢為楚所滅不思巳之視楚猶沈視蔡也而藉晉威以肆為不道又如此故書滅書殺以著其罪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今襄城縣東南有城皐城即此非氾水縣之成皐也

胡傳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及者内為志也名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皐鼬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也　程子曰公受國於季氏因不獲見于晉而懼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

杞伯成卒于會

皐鼬之諸侯即會伐楚之諸侯名陵為伐楚而盟而

不言卒于師者不成乎伐楚也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此與葉夷白羽凡四遷畏鄭逼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致侵楚譏無功而還也

劉卷卒劉卷即劉蚠

屬詞劉文公會諸侯于召陵故來赴往弔盖其身佩周室安危繫諸侯之合散與王子虎同其報送之禮有不容已者不可以常禮論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召陵侵楚由蔡昭公所為而又滅沈以剪楚與故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孔圉即孔文子仲叔圉也

王氏經世名陵之役荀寅謂無損於楚而失中山故

茲蔡圍不救而伐鮮虞

葬劉文公

廬陵李氏曰天子三公稱公曾為三公而有土為畿

内諸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若祭公周

公州公之類是也天子卿大夫有封為畿内諸侯者

皆曰子溫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畿内

諸侯卒皆謚公如成肅公單平公皆然春秋因劉文

公之葬特書以志其僣耳生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劉文公皆聖人謹嚴之筆也而何氏注公羊乃以其稱公之故而謂劉子本外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故上繫采邑下繫本爵其說無据不可從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季氏私考楚人者圍蔡之楚人也蔡圍已解故蔡侯得去國而以吳子遇於柏舉戰不在蔡矣故不言救

蔡戰言楚人而敗言楚師葢楚聞吳兵將至而使囊瓦帥師出禦及見圍兵先敗而大衆遂奔囊瓦因懼誅而奔鄭左氏序此以唐侯為預伐囊瓦為預戰則與經文不合何足信哉囊瓦即子常時為令尹公子貞之孫也貞字子囊故瓦以王父字為字　按吳書爵見吳子親行書以吳子見請于吳之易以形請于晉之難胡傳此意是但謂稱子為善伐楚解蔡圍成伯討之功則過矣不稱救以戰于楚地非為救蔡而

戰故不言救亦非為救大矣而不以予吳也

庚辰吳入郢郢是都今荆州文王所遷

屬詞凡入國曰國入邑曰邑未有入國而言邑者此入國矣而言邑何也中國諸侯皆王者所封無自號其國者自號其國者必外域也是故赤狄嘗自號其國曰潞以歸稱潞子得從其自號以配爵滅稱赤狄潞氏不得從其自號以名國故滅不言潞言滅潞則與三代建國無辨矣此史氏之法也戰稱楚人敗稱

楚師入稱郢特筆之義蓋取諸此楚之先熊繹事周至成王始以子男之田封諸荆山入春秋至莊公末年猶稱荆僖元年伐鄭始稱楚蓋荆其本號楚乃僭王後所自改之號也春秋書楚事凡所以謹華夷之辨者無不致其嚴矣惟始終稱楚無異詞蓋非入滅皆得以號舉也於是蔡侯以吳子戰敗楚師書入郢而不言入楚以其叛周自立僭天子大號以爭諸侯不得與三代建國無辜見入者同文也是故吳子得

稱子楚囊瓦書人而入書日許蔡侯以復世讐而吴之入郢亦不與陵弱暴寡之師例論也春秋别内外至是無遺法矣　屬詞楚爲中國患有自來矣而始終受其荼毒者唯蔡爲甚自齊桓晉文之盛而不能加兵於其國都雖劉文公合十八國之師于召陵而不能一問其罪卒之攄中國神人之積忿者吴也是以聖人特詳焉戰言吴子而入舉號者一役再有事則從其恒稱也雖然此一役也如所謂漢陽諸姬滅

國可興惜乎吳無君臣不足以居其功而晉衰已甚劉卷既卒無能起而收之者春秋徒致意焉而已爾

按此說是也胡氏順天命奉天討之說似未妥盖一事而兩有予奪若自相矛盾然恐非春秋之旨也

五年春王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蔡侯與諸侯同盟于臯鼬而能以吳子敗楚師入郢時吳尚在楚魯以同盟故歸粟于蔡將以悅於吳也

於越入吳

季氏私考越與楚通故昭三十二年吳伐越以治楚黨至是吳入楚而越亦乘虚入吳髙閌氏曰吳伐楚越乃乘其士卒罷敝掩入其國至十四年又敗吳哀十三年再入吳若為楚復讐者是以君子惡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胡傳内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

受國於季氏茍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强矣今茍於利而忘其讐三綱滅公室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不敢婼之子即成子也子州仇嗣是為武叔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以前此伐而不服故今又圍之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子太叔吉之子帥師滅許以許男

斯歸斯執元公成立

屬詞晉之世伯而許服於楚至是吳入郢鄭人因楚敗而滅許哀元年許男從楚圍蔡盖楚復封之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自宣之季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書公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也盖陪臣方以三桓之專兵為口實而亦欲竊取兵權爾故諸卿不復帥師而自是恒以公將本非公室能張以

陪臣專恣故每託公以出師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桓子爲獻鄭俘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聘

晉人兼享之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晉爲宋人不來聘而執宋使其實以晉政多門而貨賄讒慝汨昬於其間故也　胡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犂聘于晉主趙簡子飲酒焉獻楊楯六十執非

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

汪氏曰是時蓋陽虎欲去三家故託於懼齊鄭將挾公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何忌不言何闕文也

高氏曰昭公三十年鄆潰遂貳於齊至是二卿圍而

欲復取之盖陽虎欲傾季氏以謀政也季仲圍而曰

陽虎者虎專季氏季氏專魯也仲何為哉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季氏私考是時齊鄭皆與魯為讐齊鄭盟鹹將致衛以危魯也而衛人不至則兩君特相盟而已見諸侯散而不能為主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季氏私考齊鄭盟于鹹徵會于衛而衛不至盖齊人讓之而衛使行人北宮結往謝齊遂執之是時景公耄而妄動亦晏嬰巳去位而用事非其人爾不然豈得謂以其君顯耶

齊侯衛侯盟于沙今元城縣有沙城地近水者曰澤遠水者曰沙

大雩

齊國夏惠子帥師伐我西鄙

高氏曰齊叛晉與鄭盟故為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

鄆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趙鵬飛氏曰非茍報西鄙之伐亦以鄆之在齊也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再侵以為未得志故也

曹伯露卒靖公卒子伯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此報公春之再侵也

公會晉師于瓦今衛輝府胙城縣東北有瓦亭

胡傳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

也春秋大法雖師次于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

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故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矣　季氏私考定公因齊伐西鄙親至於瓦以待晉師之救比其至也則齊兵已退故晉救不書夫魯大國也三家合力豈不足以禦齊特以此時政在陪臣制於陽虎故門庭之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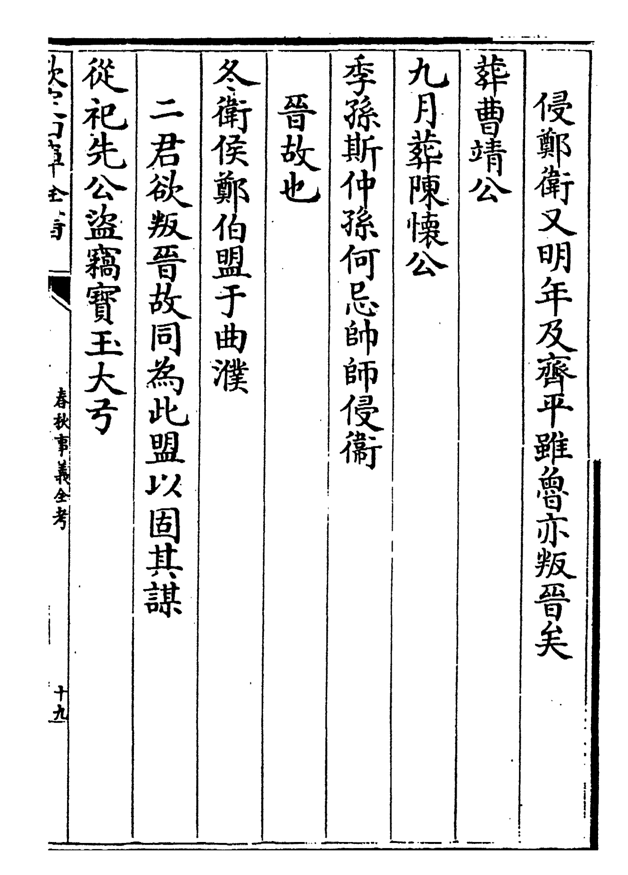
不能即却而使公遠出境外求晉出師已非謀國之道矣况晉方好賄覇業已隳師出後期無濟於事又何足恃以為安乎則不若與齊平之為善矣　按晉卿來救魯公逆而會之於瓦救不書齊師已去也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懐公卒子閔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去年鄭始叛晉盟齊于鹹衛始叛晉盟齊于沙於是


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雖魯亦叛晉矣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二君欲叛晉故同為此盟以固其謀
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不言從祀為誰見事由陽虎而不可詳若曰於從祀先公之時而盜遂竊取分器云爾　按此舉杜氏以為正閔僖之位次馮氏以為昭公始得從祀於太廟又有謂桓公以隱為攝皆當有以正之謂從為順而季氏私考至謂孔子仕魯誠足以感季桓子得禮正先公之祀皆非也此說惟西亭辨疑得之謂宗廟之祭卿大夫從先公非一公也魯自昭公去國意如實攝行廟祭其家臣陽虎輩得從祀焉因從祀時見有

先世所藏寶玉大弓遂竊取之後知不可且無益而復還於公所謂得之於堤下是也按從祀即今制五品以上得陪祭之謂陽虎雖陪臣而久以大夫自處其得從祀者此也因從祀而竊寶玉大弓既而還於公故又得寶玉大弓三句實一串事諸說紛紛皆支離之論也謂之盜謂之竊聖人葢難於明言而既有以指斥之畀鄙之矣

九年春王正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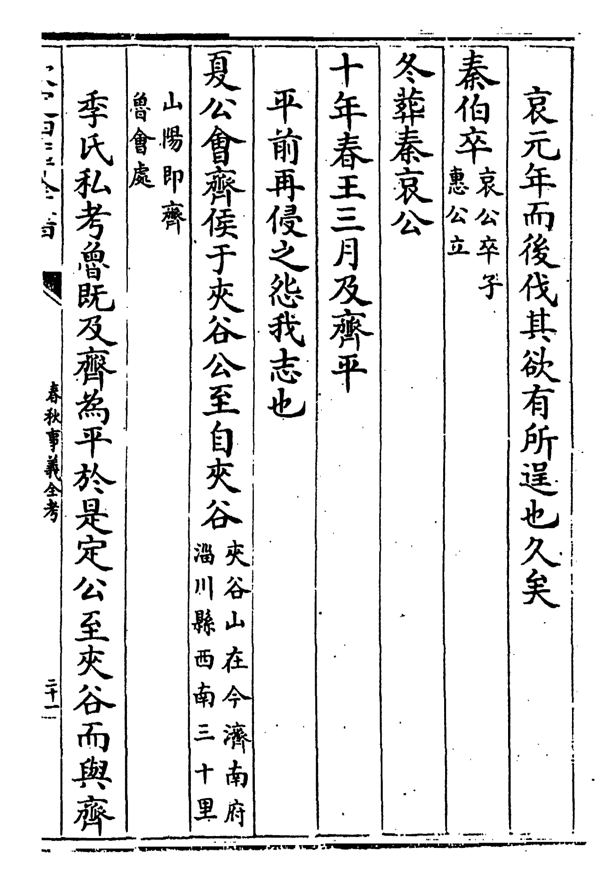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晉地在今廣平府邯鄲縣

季氏私考白盟沙以來衛人叛晉晉志不忘討衛而衛與齊合將欲備之此所以有五氏之次歟　任氏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又次于蘧蒢至


哀元年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

秦伯卒 哀公卒子惠公立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平前再侵之怨我志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谷山在今濟南府淄川縣西南三十里

山陽即齊魯會處

季氏私考曾既及齊為平於是定公至夾谷而與齊

為會善魯之能睦隣也　左氏載萊人劫魯之事此理所無蓋孔子相魯其所施為必先有以感格其君臣豈必臨時有待於用武邪劫會未見於前時況兩國講好在孔子為相之日乎世儒欲誇孔子之功故附會其說耳按何休氏載晏嬰謝過之言理或有之但考晏嬰自襄二十五年崔杼弑君時已用事於齊至是又四十八年則嬰不勝其老矣觀孟子載齊景公為晏子作君臣相悅之樂則似言無不聽者當時

稱晏子以其君顯必非偶然然景公自定七年之後結黨稱兵侵伐魯衛類非賢臣輔佐者所為豈嬰時已老不用事而復因孔子以勸齊平魯邪然考左氏以及穀梁家語史記諸書序夾谷事皆盛稱孔子而不及嬰惟何休乃一言之疏以為本於晏子春秋則亦未可信其必然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季氏私考趙鞅復圍衛必欲其離齊黨也而卒不能

服徒足以堅齊之從晉衰可知矣

齊人來歸鄆讙龜隂田

季氏私考鄆濟西田也此田昭二十五年年為齊所取

讙汶陽田也此田成八年魯歸于齊龜隂龜山之隂

也龜山在今兖州府泗水縣東北五十里漢為博縣

北一十五里其北為嬴縣地所謂嬴博之間也汶水

自泰安州萊蕪縣西南出焉龜隂之東北為漢泰山

郡牟縣地古根牟國也牟汶出焉牟汶盖即小汶地

志在泰安州新泰縣東北三十里源出龍池西南流百里餘入汶河今泰安州西南四十里有徂徠山汶水流經其北小汶水流經其南而西與汶水合於泰山之南流經魯北以至於讙是為汶陽田矣魯在汶南龜陰又在小汶之南即二水之所從出自泰山以南徂徠山以東嬴博之間似皆非魯本封内地盖小國見侵而齊魯之所互爭者也覲其上猶有根牟國在焉其下鑄亡而後以蛇丘名讙焉亦可見矣詩所

謂泰山巖巖魯邦所詹者亦據後人尊以為望而言耳然則龜陰未歸之前其田嘗為齊得何以不見於經耶疆埸之民自相據奪互爭未決不以國事錄也今魯與齊講會夾谷兩相脩睦故歸三田亦中分其地以息爭而已蓋濟西之田鄆氾之界也汶陽之田讙棘之界也龜陰之田嬴博之界也鄆讙博之近魯者則以來歸而氾棘嬴之近齊者則為齊有此歸田之意也大抵齊魯之爭多起於疆埸之事田分而爭

息矣又按鄆在魯西讙在魯西北龜陰在魯東北相去頗遠而左氏俱以為汶陽田非也　凡書歸者皆因請而送歸之辭如齊人歸公孫敖之喪齊人歸我濟西田齊人歸讙及闡是也書來歸者皆不期而至之辭如鄭伯使宛來歸祊齊人來歸子叔姬季子來歸之類是也鄆讙龜陰之田齊人心所欲歸者也故書來左氏載孔子使茲無還劫反汶陽田之語此覇者末流之事也惡得以亂聖人純王之學哉胡康侯

以為自序其績亦非也上文未有言孔某所為者而何以見其自序績邪凡此類皆據實直書而使人比觀以見義者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季氏私考侯犯宰郈公山不狃宰費皆倚城以自固而陽虎與之為黨所恃以亂魯者也孔子用於魯季桓子信之革心改行陽虎既不能安其位矣則郈費之叛勢所必致也孔子所以處此亦得仲孫何忌之

力葢仲孫氏叔季二家之親信者也何忌方受學於
孔子能以聖人經國尊君之意諭使信從故先以兵
助季孫而處費中間所以感格倮犯與不狃者亦多
術矣此孔子之作用也不然叔季二家且不相信安
能使叛臣避邑而墮城耶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胡傳郈叔孫氏邑也倮犯以郈叛不書於策書圍郈
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强亦可知矣三

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隷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初宋公使大心盟于晉大心辭以疾公信子明之譖謂其不肯適晉將作亂也於是逐桐門右師右師即大心也　季氏私考宋景公寵用桓魋諸卿皆有離心君臣之迹睽矣故聞子明譖大心將亂而遂逐之

景公不能禮遇大臣信讒猜忌固有罪矣而大心以國卿之重挾詐不忠亦安保其不為亂哉書出奔罪之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地挾魋而不忌君其罪也故以有罪之詞書出奔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此與十四年會于洮皆叛晉以後之事此會以衛有晉難故也

叔孫州仇如齊

屬詞夾谷之會齊來歸田侯犯之叛齊又致郈故州仇如齊其後叔還葬景公盖景公末年更結魯以叛晉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胡傳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地怒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

辰曰是我誑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䧠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季氏私考仲佗石彄本無去志但辰以桓䧠之逼脅使去國而佗彄亦與之同忿故併逐之書曰暨以見弟辰所欲而有强於佗彄也先儒多以仲佗石彄

脅辰為説則不當以辰為首惡矣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胡傳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

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别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季氏私考稱自者因其力也辰佗彄地因陳力而入蕭則從叛可知陳方附楚曹方奸宋故亂臣往依之書自陳自曹而陳與曹之罪亦著矣左氏曰辰佗彄地大心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得其情矣宋景公不能正

身修德民無則馬馴至哀公末年桓魋憑寵效尤而不免於亂矣　按暨之不得已在仲佗石彄及之得已而不已四人同盖暨者以此強彼我所欲之辭及者以此及彼兩相欲之辭也

冬及鄭平

季氏私考此平六年侵鄭之怨也昔魯親晉而鄭附齊鄭睦於齊者也魯與齊平而鄭亦平矣既平然後莅盟竊謂平齊之後魯不復與鄭國爭此孔子用魯

而勸之以盡脩睦之道也豈為樹黨哉

叔還如鄭涖盟還叔詣魯孫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襄公卒子比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墮毀也

郈叔孫氏之邑也叔孫州仇主郈季孫斯墮費以是為二家之願也則以孔子之相魯也　季氏私考按

侯犯既避邑奔齊則郈可不假仲孫之力而隳矣然州仇必親帥師者恐餘黨有他變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彄縶之孫

此因曹不從齊而衛為齊伐之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季氏私考公山不狃以費叛者也何以不圍覲不狃初欲召用孔子蓋猶有善意焉故從容調護姑不急攻而先以仲孫何忌助叔孫州仇攻郈圍而又圍及

郈墮而後何忌乃助季孫斯以兵臨費則不狃聽命

費遂不待圍而墮矣此見不狃猶賢於侯犯也左氏

謂仲由為季氏宰將墮費而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

人襲魯而攻公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伐之二子奔齊

遂墮費夫仲尼所以黙運於其間者以有何忌也使

叔季二氏而無何忌通馬雖子路亦無可為而況於

申句須樂頎哉以此知左氏之說非也　王氏經世

何氏曰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

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爲重也　蘇氏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數月而能以治世之禮律衰世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　按當時只二家不能制其家臣問於仲尼所墮亦只兩都未嘗墮三都

胡氏以爲墮三都非也以禮爲國可以已之此說則是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季氏私考黄之盟齊魯睦也盖因孔子用魯政化大行有所感焉而爲此然忌而沮之之意已存乎其間矣女樂之歸其在此盟之後歟　厲詞齊景結魯以叛晉既會于夾谷而公又會之盟卒叛晉則黄盟齊

志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朱子曰費郈之叛蓋為叔季害故叔季自欲墮之公斂處父在成方有功於孟氏則孟之不肯墮宜矣

季氏私考郈費墮而魯治定及女樂之沮而孔子行於三日不朝之後矣季桓子叔孫武叔相比不欲使

孟懿子獨存成城也於是以圍成强公公惑焉而躬圍之夫郈費之墮以其勢强而叛非以其有城也城以保民何害乎當時三家惟孟氏爲公臣如獻子莊子僖子以至懿子皆賢大夫也雖以成爲私邑而脩職不闕公室賴焉成實不叛何以圍爲圍之者叔季二氏之私也不當圍而圍則孟氏有辭矣此成之所以卒不克墮歟書以見定公之輕動也　李廉氏曰

按史明年孔子由司冦攝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則

恐未必然故胡宏氏曰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者考據經文明年無更敗起廢之事而築囿大蒐絶與隳都之意不侔故也此說似得其實故魯世家亦以攝相與聞國政歸女樂孔子行皆為十二年事也　王氏經世仁山金氏曰按孔子生長於魯至是五十餘年天下之士多從之者魯之君臣豈有不知其賢者而未嘗能用孔子也定公之十年一旦起而用之莫有知其由者

論語左氏皆不言其故獨孟子稱孔子于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而論語謂季桓子受女樂不朝孔子行是孔子此時之行藏係季桓子為用舍也何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季氏取其二季氏專魯而魯公無民久矣使魯君而欲用孔子豈能遽奪季氏之權以畀孔子季氏亦豈肯遜已之權以與孔子哉自定公初年季平子卒其家臣陽虎始用事五年執桓子因之而專魯政辱之於晉陷之於齊師且盟且詛九年

又將享桓子而殺之僅而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為而季氏亦自不可支矣霜降水涸涯涘自見桓子於此亦謀所以為靖亂興衰之計故舉孔子於公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齊歸侵地於是攝行相事墮三都夫三都者三家强邑也當是時公山弗擾在費而郈侯犯之亂未久也三家之有三都已非公室之便而三都之為三都至是亦非三家之便也故叔孫氏始墮郈繼而季桓子墮費已而孟孫氏不肯墮

成也公歛處父之言曰無成是無孟氏也然則無費是亦無季氏也而隳之當是時桓子之心未敢自計其私也夫三都已墮其二則成之不墮固亦未害然亦豈終不克墮哉夫子久之必有處矣既而魯國方治而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夫孔子上下之交方固桓子之志未移則一女樂豈足以間之齊人素善謀功利者歸女樂而謂足以間魯之用孔子寧不幾於兒戲乎是殆必得其間矣季氏權臣也桓子舍已權以

聽孔子而隳其名都以彊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顧以衰敗之餘藉之振起爲是降心以相從也今紀綱既定外侮既却魯既治矣桓子豈甘於終絀者縱桓子甘之季氏私人必有以爲不利者故其信任之意必已漸衰特未敢驟舍孔子而孔子顧亦無隙可行爾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夫齊何懼於我而歸女樂於事可疑於禮不正有國者固不可啗此爲隣所覘也使桓子而猶孔子之聽豈其受此受之已非矣而

又君臣荒淫其中三日不朝此其心術蠱壞不復可與有為而其心固亦已無孔子矣故孔子去之然考之孟子與史記葢為膰肉不至而行也而論語則以為因受女樂葢孔子之行決於此而特發於膰肉爾夫郊之必致膰於大夫禮也孔子何此之待哉待遇之衰必有日矣惟孔子於父母之邦不若是恝又不欲顯其君相之過已知其必不致膰且猶冀其能悔而致膰也既而膰果不致矣使其致膰猶可也而不

致是昭然䟽郤之也於是而行復何侯哉此夫子出處之本末事情也

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垂葭衛地一名郥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鉅野今屬兖州府其西南為曹地衛蓋懼曹名晉出兵而與齊次以備之且以遥制曹也

夏築蛇淵囿今兖州府定陶縣界有蛇丘城即此在今寧陽縣北

譙田歸而築囿於其地見孔子去魯而君臣志荒矣

此與受女樂事相類決非孔子為政時

大蒐于比蒲

高氏曰魯既叛晉三桓日懼人之圖已故數蒐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伐而曹未服今再伐猶前志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陽即太原别名本晉封後為趙氏所據趙在平陽府趙城縣

林氏曰十年鞅圍衛衛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從午取之而舍諸巳邑中也　王氏經世鞅之欲歸衛貢五百家于晉陽也封殖私邑之計也而邯鄲午慮絶衛親奉命不速鞅以午荀寅之甥荀寅范吉射之姻也疑午有二心焉因是而遂殺之二家始禍葢亦有執言矣鞅荀有人臣之禮聽君大夫平其曲直可也而遽入私邑以叛罪豈容誅乎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季氏私考荀寅吳之子是為中行文子吉射士鞅之子是為范昭子荀氏本封於荀鄭漁仲曰荀邑在絳州正平縣唐絳州治也士氏本居於范鄭漁仲曰其地在濮州范縣今按濮州乃衛地范之始封不應在此意士氏初本居隨地當近晉而范亦其别名邪盖荀士二氏之私邑在此矣朝歌在今淇縣西二十二里本衛地後服於晉故自朝歌以北皆謂之衛貢但邑非逼取而自服者春秋恒不書耳則朝歌者公邑

也胡康侯以為二子所食之私邑則非矣朝歌遠晉不能為亂特欲自保耳非若晉陽之可以為國患也

廬陵李氏曰晉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士氏即范氏也韓氏魏氏趙氏荀士二家自此亡知氏春秋後亡故止韓趙魏三家分晉

晉趙鞅歸于晉

胡傳書歸者易詞也韓魏為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矣三

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於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猶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

薛弑其君比比弑子惠公夷立又名寅

胡傳稱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啖氏曰稱國以弑自大臣也胡氏說本此

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胡傳公叔戍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戍將為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宫結皆戍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戍又以富見惡於衛侯此亦所以來奔也　季氏私考公叔氏戍名公叔文子之子也趙亦氏盖本晉人而仕於衛者

按南子固為淫亂而三子不能以義匡君從容開導

乃欲謀去其黨是真有挾君為亂之心者也況戍本以富見惡於衛侯則其不得志也久矣故曰凡書奔者皆罪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頓欲事晉而絶陳好故也　季氏私考家鉉翁氏曰楚為中國患百有餘年至是始戢諸侯無從楚者而陳也從之不替頓本楚之與國嘗與夏盟召陵之會

頓子在焉去夷而即華正也陳以盛德之後當荆楚既衰猶比而從之滅國是亦楚而已矣春秋書楚結陳佗人連兵滅頓誅楚而罪陳也

夏衛北宫結來奔結公叔戌黨

五月於越敗吴于檇李吴子光卒今嘉興府西南有檇李城

屬詞夷狄相敗經不書此為吴子光卒見其以敗卒也吴越深謀相報復而越卒亡吴蓋於是始　當時吴子輕於伐越玩兵以滅其身越禦吴於檇李檇李

吴地盖遠追吴及於此而又用詐謀以敗吴皆不為無罪所謂直書而自見者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今濬縣東北有牽城

季氏私考范中行入朝歌以叛衛之所深幸也而朝歌近在衛西不無陰結之情矣衛方有内難懼晉討朝歌或將生變故合齊魯以會于牽盖察其虛實耳而晉實未嘗有兵至朝歌則三國亦遂退矣左氏謂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救范中行氏經文未嘗書圍

書救安可遽謂三國為是而會哉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季氏私考家鉉翁氏曰自齊景圖覇衛鄭魯既與之同盟宋猶未忍絶晉至是始及齊為此會盖始從於齊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歸脤猶今云頒胙也

周魯之交止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季氏私考蒯聵衛靈公夫人南子之子也其稱世子立嫡之恒稱也嫡子已立而可輕出乎此靈公之罪也棄父出奔蒯聵預有貶焉盖南子淫亂蒯聵所羞不能為親隱惡以道諭之而憤激過中施為無序迹亦不能無涉於亂也不惟南子惡之雖靈公亦有所不安矣當時羣小畏誅豈無媒孽之者乎故南子譖其將殺已而靈公信之此蒯聵所自取之禍而非有

殺母之心然靈公所以信南子者亦由溺於寵愛之私不疑其有淫行如此也傳謂其爲南子召宋朝則又過矣張洽氏曰臨江劉氏曰左傳序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予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爲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

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及蒯聵出乃奔宋使真有其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又走入其家敢乎哉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辜也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殺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自古讒婦之誣其子多矣觀此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録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彄蒯聵黨靈公以蒯聵故疑而併逐之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書宋公之弟罪辰失弟道宋公以寵桓魋故失待弟之道見其恩義之兩失自者因其力書自蕭亦所以罪蕭也

大蒐于比蒲

按比蒲地多沛澤故於此三蒐焉蒐以國事舉故雖公在而不書公若觀棠狩郎則公自游觀而非以國

事舉矣以公在故邾子來會公當時權在三家苑本三家為數軍實而舉然未嘗不奉公以行而邾子之來會必比蒲地近邾也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魯從齊而不從晉懼晉討故城二邑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以來會未成禮故復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胡傳胡子豹秉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故胡子豹名　季氏私考楚之滅胡與滅頓同家鉉翁氏曰名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在曰以侵楚也是後楚有吳患不能報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蓋不

能報之於中國而吞噬小國以快其宿憾也　按楚
子親帥師滅胡故書楚子非是有取於此舉而書爵
以予之乃君親將之恒稱若胡子豹名則以胡子亦
有罪云爾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季氏私考路寢正寢也小寢燕寢也在路寢之後而
高寢又在小寢之後亦燕寢也以其下有臺基而制

頗高故謂之高寢高寢之後則為後宮矣後宮之中夫人之所居也謂之中宮左為東宮世子居之右為西宮妾媵居之諸侯寢内之制似當如此　盧陵李氏曰定公在位十有五年當其初立受國於季孫意如而不能正其罪其異於桓宣者無幾矣故春秋於元年即不書正月以示正始之義而於意如之卒特書日以著定公尊奬亂臣之惡其辭嚴矣然當其初年陪臣執命國事分崩固無足言但陽虎既奔之後

三桓亦微孔子為政綱紀麤立正可以有為之時然竟不能使夫子得遂行其道則魯何頼哉先儒李氏曰會于夾谷而致侵田之歸行乎季孫而有墮都之謀雖僅能明禮義之教雉門兩觀之作而僭禮莫之䘚寶玉大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保惽於女樂政歸彊家此定公有聖人而不能用也其言得之矣至其末年會牽洮城莒父城霄無非助亂勞民之舉魯之益弱宜哉

鄭罕達虎之孫帥師伐宋

杜氏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

齊侯衛侯次于蘧蒢宋地

謀救宋也不果救故書次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妾辭也此哀公之母不稱夫人以其時哀尚未君又

以哀之嫡母在也然則定有嫡夫人其娶與薨皆不見於經其娶在未即位之前薨在春秋絕筆之後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按葬日虞所以寧親也敬嬴日中克葬葬後猶可虞若日下昃而葬則失虞之時矣故當為雨具而不為雨止可也若不為雨具而雨不克葬也則寧有待焉

葬而虞可也日下昃而葬失虞之時不可也

辛巳葬定姒

冬城漆

漆邾庶其以來奔邑城漆盖疑漆貳於邾也　王氏經世昭公之世政在季氏待邾無道亟受其叛人與邑自定公為拔之盟邾好復脩終其世無犯焉邾人德之故來會來朝又奔其喪禮雖過而情則真大之庇小末世所難定公行之而邾子奔喪滕侯會葬推

此以往為善而人不悅附者未之有也定公既薨三桓復啓釁此年兩大喪之後亟城漆元年伐邾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致吳人來伐齊取讙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三桓之罪哀公之昏也魯欲不削得乎

春秋事義全考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事義全考卷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李逢亮

春秋事義全考卷十六

明 姜寶 撰

哀公名蔣定公子蓋定姒所生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王氏經世杜氏曰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侯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也

按入郢者吳也壞宗廟徙陳器撻其父之墓處其宮而欲妻其母者亦吳也不能報吳而釋憾於蔡楚既非矣乃胡傳謂蔡宜得報而楚之復讐為可恕不亦悖乎且誘殺侯般而滅其國用隱太子於岡山以一裘之故拘昭侯於南郢數年而後歸蔡之讐楚豈下於入郢使若所為者蔡人親為之始可謂楚宜得報而蔡之復讐為可恕今事出於吳蔡無與也蔡不能報楚而假手于吳出乎爾者反乎爾正可以為强

而無道之戒乃以復讎怨之孰謂春秋有是法哉康侯之言為高宗不復金讎而發也然宋則蔡也金則楚也欲勸其君復讎於夷狄而反怨夷狄之遷虐於中國義則疎矣　書圍蔡則圍者之罪自見其稱爵乃國君自將之恒稱以為怨楚非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汪氏曰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僭行天子之郊禮釋

凶服而從吉則為不孝於親剏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今在喪而蒇事則為不敬於天一舉而犯三不韙焉春秋書郊之失禮未有甚於此者也宣三年匡王未葬而不郊猶三望雖曰廢郊其罪與哀公等爾

秋齊侯衛侯伐晉

伐夷儀不書書次五氏伐河内不書書次垂葭公會齊衛于牽帥狄師襲晉戰于絳中猶不書也諸侯之

無伯春秋誠有不忍書也必於是而後書春秋蓋將終焉是故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也　季氏私考齊衛五氏垂葭蕖蒢之次本為懼晉出師之故及晉師不出而遂伐之霸統亡矣許翰氏曰晉為盟主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霸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曰觀定公之末邾之事魯至矣去歳邾子來奔喪今逾年而遽伐之葢魯人謀邾利取其田不復知有禮義也季氏私考何忌當孔子用魯時觀其盡力於公室多合禮義及孔子去魯此年遂伐邾六年復伐强家擅兵貪利不能以禮義自克其習非一日矣何忌亦無能改於其德昔之學於仲尼者何如哉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

盟于句繹季氏私考漷東沂西田在繹山東南葢邾城在繹山之陽即今鄒縣也句繹繹山之曲也杜元凱曰邾地

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何忌何爲而伐之葢三家之中季氏最强叔孫附之邾子所事者二家仲孫氏必有所不悅故何忌因哀公即位邾子不賀執此辭以伐之也夫邾豈誠善事二家者不得已耳而二家貪利之私不能不因何忌之舉而動故三卿同伐邾也其所取漷東沂西田則三家所議共分者也然漷東

沂西之田近於季氏之費邑而叔孫之郈在魯西鄙仲孫之成在魯北鄙去邾田為遠懼季孫之强而專其田也故叔仲二家獨與邾子盟於句繹而季孫不與焉其盟邾子亦如後世之立券約耳先儒以為各盟所得而季孫獨無非也葢近費之田季孫所利豈以專國强臣肯讓二家而不取乎故邾田之分三家之所同利也沂西言及者葢魯先取邾田自漷水則漷東之田最所切近本其所欲得也而因以及沂西

耳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靈公卒蒯聵之子輒立

季氏私考衛靈公無道之君也主威不立而盜得以殺其兄家政不脩而妻得以逐其子事無名而每與遠役行無信而屢名敵兵觀孔子因其問陳而明日遂行其不足與有為可知矣然而不至於喪者以有仲叔圉治賓客祝佗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三子皆非純臣徒以其才足任使令而可具臣數故倚之以

苟自逸然有一蘧伯玉而不能用豈真能任賢者哉

其不亡幸爾

滕子來朝

哀公新立故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胡傳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縁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

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　納于戚内弗受也輒拒父也後十二年而蒯聵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以拒父而奔也世子正也屬辭比事則輒罪萬世不可掩矣　時晉卿方内叛故趙鞅不能伐衛而納于衛邑與弗克納同　季氏私考蒯聵本奔宋而趙鞅納之者必因靈公卒而至晉求納也衛人已立輒故

蒯聵不得入而但居于戚耳孫明復曰其言于戚者為輒所拒不得入於衛也按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今靈公既死輒又已立猶稱曩日之世子見蒯聵當嗣孔子正其名而書之也書之所以為君臣父子之大經也不然貪國叛父之人接踵于世矣高閌氏曰靈公卒衛人以世子在外遂立其子輒使輒知已之得立者以父為世子故因逆其父而還以位則子道得而亂息矣奈何他人納其父而反拒之耶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丘名今開州有鐵丘即此

季氏私考按左氏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鐵如此則是鄭人為齊致粟於范氏也夫鄭雖與齊合黨盟鹹然安甫一會之後鄭亦不與齊通覲鄭罕達伐宋而齊不知宋皇瑗侵鄭而齊不救則可見矣且齊苟有粟欲輸范氏何不遣兵運致朝歌主衛以為防護而乃使鄭越疆代送

邪葢鄭本叛晉幸其有范中行之亂或將以兵助二逆而趙鞅者范中行之仇也聞有鄭師則邀擊而敗之耳鄭不量力而欲與覇國爭雄且以黨叛名其敗宜矣　按趙鞅此師即納蒯聵之師也遇鄭師于鐵知其助范中行而來故邀擊而敗之季氏之說是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避楚仇也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王氏經世初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蔡叔以叛被

誅成王復以封其子及平侯卒徙于新蔡至昭侯乃徙九江下蔡即州來是也　季氏私考州來本楚屬國而為吴所滅則吴邑也蔡欲恃吴以抗楚故遷州來則遷州來蔡之本意也左氏以為吴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則當書吴人襲蔡蔡亦不當以自遷為文矣然先王封國當效死弗去棄而從吴豈謀國之善哉公子駟議必主於不遷未為失策也乃以其志在從楚而寘之死故不去其大夫

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胡傳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　屬詞蒯聵在戚而國夏曼姑圍戚齊人助子圍父也故雖有齊卿主兵而不繫戚於衛以蒯聵居戚故也戚不繫衛則輒不當有國父不可圍而齊人黨逆之罪重矣自夫子為正名之論當時高弟如子路猶不能無疑脩春秋時蒯聵猶在戚也盖

靈公嘗欲立郢而卒不立者知蒯聵在晉晉人必將納之郢雖立猶不立也而衛人立輒以拒父衛為無父之國矣是故蒯聵出入皆稱世子而戚不繫衛以鄭世子忽宋彭城鄭虎牢三特筆比而觀之春秋之法明矣　高氏曰曼姑為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於此齊國夏帥師助之故為惡首齊於晉為仇若蒯聵入則衛從晉矣此齊所以助輒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胡傳桓僖親盡矣其宫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尊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恱而不毁歟　季氏私考桓僖祧久矣而不祧三家之意也三家尊桓而德僖宜毁而不毁而天譴以災非譴桓僖也譴三家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季氏私考啟陽漢避景帝諱改為開陽汪克寛氏曰

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城臨沂即今沂州也按水經開陽在祊之東南沂水流逕其東故鄅國也昭十八年邾人襲鄅鄅子從帑于邾然則啓陽者鄅之别名如號之為下陽荆之為楚然非邑也其地在邾之東鄙今沂州南也然祊之西北為費則近於費而季氏之所欲也是時曾方討邾既取漷東沂西之田則邾人不得不以啟陽讓魯矣故城之然猶懼其有變也故二卿帥師並出而以兵威脅焉季氏以叔孫附巳

故與同城而啓陽之地則實季孫得之矣　西亭辨疑魯伐邾取漷東沂西之田雖與邾盟猶懼其來伐故城啓陽以防邾也

宋樂髡喜之裔帥師伐曹

季氏私考曹伯陽奉樂大心入蕭以叛宋方有亂故且從齊盟洮而未暇致討今聞齊景公之耄而怠無畏於齊而脩曹之怨樂髡之師宋景志也曹陽背晉故晉不救自是疲於奔命身爲虜囚尚誰懟哉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斯卒而肥乃庶長子卒後嫡室南孺子生子馬公臣正常以告公使視之則或殺之矣朱子謂康子奪嫡即此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季氏私考獵既駟黨不附遷議則與蔡昭侯相忤者也故以國法放之于吳所以媚吳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惠公卒子嗣是為悼公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季氏私考季氏雖與叔孫同城啟陽而實專有其地叔孫必所不悅而季氏費邑在魯東鄙易於制郈必復以其所分叔仲二家瀕東沂西之田并收焉郈人但知從强者之令税之所入惟於季氏不復知有二家矣故州仇何忌秉季孫之新立復共圍郈責其背句繹之盟也按季氏未必并收二家田税要是郈以二家私邑相去之遠而瀕東沂西之税惟季氏是勤

而二家者或不如也故二家不悅責其背盟而圍之

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西亭辨疑豐氏曰蔡文公名申卒于宣十七年是也

昭公文公之曾孫也豈同其曾祖之諱乎及觀石經

申作由二字形相近或當以石經為正　按蔡侯實

弒而以盜殺赴國史因而書之左氏以為凡弒君

稱君君無道也悖謬矣春秋凡言弒君不以君有道

無道異詞所以正弒逆之罪也古今自湯武外君孰可弒弒君者亦孰可輕縱乎胡氏謂蔡侯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說亦未然謂盜得而害之則可蓋因其以盜殺赴而書即借盜殺以警為君如蔡侯者爾

蔡公孫辰出奔吳

季氏私考蔡昭公之弒雖不知主名而公孫辰為正卿必蹤跡可疑者也故因成公欲討而奔吳陳傅良

氏曰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吴則辰與聞乎

殺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宋以小邾事魯而執之蓋因齊景圖伯無成而亦有

志於爭權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季氏私考蔡成公討弒父之賊而以公孫姓公孫霍

為同謀也然姓霍皆國卿罪狀未明而殺之豈足以
服人心乎故不去其大夫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故書歸于楚
為楚執之之詞蠻子不名則屈服之詞而晉稱人則
使人執之之詞所謂直書而罪自見者也胡氏罪之
外之京師楚之說俱未然　屬詞楚雖敗亡之餘羣
臣能輯睦以事其君晉外失諸侯而强臣內訌自知

非楚敵也是以執蠻子歸于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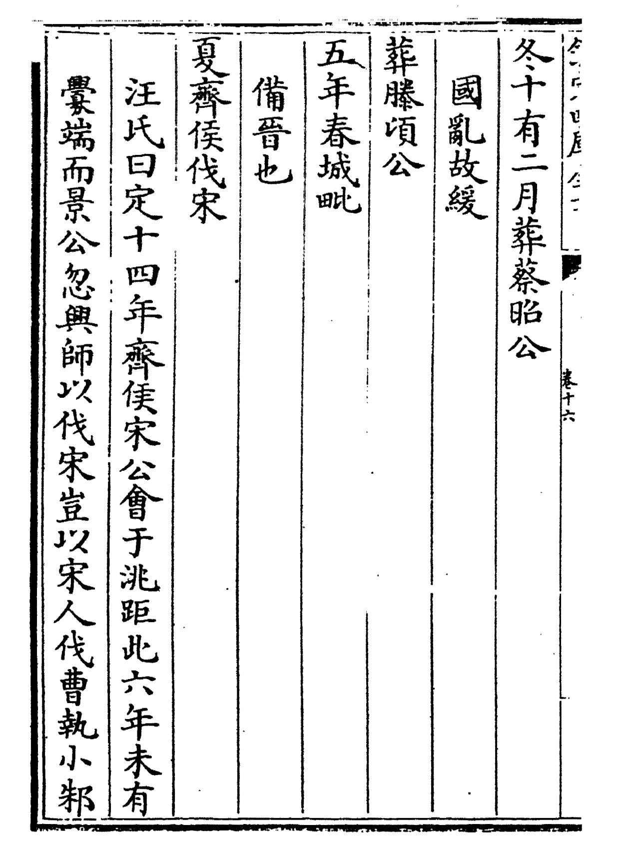
城西郛

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社殷社也諸侯有之以為廟屏所以戒亡國亡國之社有屋使不得上通於天所謂不受天陽也以屋故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項公卒子隱公虞母立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國亂故緩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

汪氏曰定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洮距此六年未有釁端而景公忽興師以伐宋豈以宋人伐曹執小邾

恃强凌弱故託是討之以圖霸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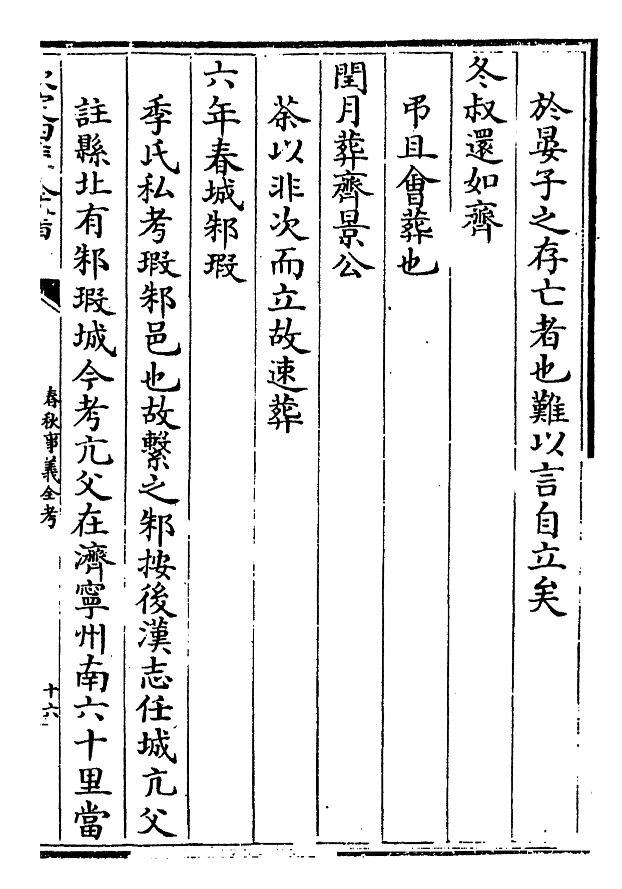
晉趙鞅帥師伐衛

家氏曰蒯聵以父伐子晉趙鞅為之伐衛若私于蒯聵必求其入亦非春秋所許也況實以范氏之故而納蒯聵以為名乎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張洽氏曰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之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公亦知說而從之矣而卒不能用及大臣以
未有太子告之反使之姑謀樂而勿憂無君卒致死
内未寒子弒國亂曾未十年陳恒弒簡公而移其社
稷真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
退者景公之卒葬書于春秋豈不為享國日久而曾
無遠慮者之戒歟季氏私考當時稱晏子以其君顯
至其晚年興兵結怨大興往時意晏子必已老不在
位自會夾谷之後亦遂謝世邪然則景公之善惡係



於晏子之存亡者也難以言自立矣

冬叔還如齊

弔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荼以非次而立故速葬

六年春城邾瑕

季氏私考瑕邾邑也故繫之邾按後漢志任城亢父

註縣北有邾瑕城今考亢父在濟寧州南六十里當

近泗水其東則漆閭丘之地也郳瑕謂之瑕必與曾負瑕連界而得名負瑕即瑕丘葢在今兖州府滋陽縣東南界上而郳瑕在其南豈漢時割入亢父邪汪克寛氏曰郳瑕如魯濟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郳以别之高閌氏曰瑕郳邑曾未嘗取於郳而遽城之見魯之迫郳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先是鮮虞納荀寅於柏人今鞅之伐葢治范氏之亂

也

吳伐陳

高氏曰陳楚與也吳之入楚使召陳侯陳侯不來吳人怨之元年侵陳今復伐陳修怨也陳自是與吳成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襄陵許氏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髙國高奔而後陳乞弒君之謀得肆矣

叔還會吳于柤

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高氏曰昭王委政囊瓦寵貴無極使賢人誅戮諸侯怨叛入郢之禍宮汙冢發幾不免其身迄得反國而卒于位者國有一申包胥也　廬陵李氏曰左氏載楚昭有死讐之志及其命公子啓為王與不肯移禍於令尹司馬等亦足見昭王之賢又載子西子期子閭之讓國不立亦足見三子之賢故楚不終衰又曰

楚子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此足以證諸侯不當三望之事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胡傳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景公命荼世其國已則簒荼而自立是自絶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陽生之不子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父不父

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　王氏經世以天倫言則陽生長荼幼以父命言則荼受命陽生不受命直諸天王則國陽生之國也此所以以國氏也不直諸天王而自為簒奪則是不有其先君之命也不有其先君之命是自絶於先君而不得為先君之子也此所以不稱公子也里克中立所以成亂而非始謀觀從召比雖始禍而非當國陳乞兼之况身弑荼而其子田常再弑簡公終盜齊國豈常弑

比乎　高郵孫氏覺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弒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弒陳乞為之加陽生以弒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季氏私考前三年何忌已與州仇並將圍邾意邾田之利仲孫氏所獲不及二家而邾方恃齊事魯多闕

故何忌以為名而伐之

宋向巢成之曾孫帥師伐曹

高氏曰樂髡伐之猶未服且為入曹起也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季氏私考黃震氏曰齊景既沒宋妄意圖霸故既伐曹而又侵鄭報罕達之師且求諸侯也

晉魏曼多絳曾孫帥師侵衛

輙拒其父至今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討而

為范中行氏加兵焉因五年伐而未服故又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

季氏私考鄫近邾吳夫差至此必略地也故公親往會之然邾亦吳之與也會吳甫罷而即伐之此邾人之所以奔告于吳而魯遂被伐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伐邾乃季孫肥之意時公制於三家非有君將之實也屬詞邾本魯之附庸入春秋已强天王命列於諸

侯魯屢渝盟伐之故儀父閲魯三世弗一來朝瑣亦不朝于莊其後世婚于齊每恃齊以抗魯僖公伐邾者三文公伐邾者一定公以魯宣事齊之故朝魯者再世宣公朝魯者亦再世齊景公立齊魯之好復通邾子亦來朝至隱公益來朝來奔喪事魯愈謹而三家侵奪之不已至此入邾以邾子來則以齊景無能為以死而邾日以弱故也魯既歸邾子吳人執之而立太子革邾子復來奔又奔齊卒在春秋後　王氏

經世按伐邾者三家也公雖在行而無與於其事獲則三家享其利討則公受其惡春秋以諱不在公是以直書而不諱也舊說諱爲隱其惡若隱其惡何名爲直筆乎蓋諱避之諱也避其名而遜其辭以示尊敬云爾今言他人之遇屯否罹戾死喪恥辱則正言之至於所尊所敬則婉順言之此人之情春秋之意也魯自作三軍分公室而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權不在公也蒐于紅不書公兵不在公也襄公還自

楚聞季氏取卞至於欲適諸侯地不在公也故納叛人叛邑凡内惡悉書而不諱矣以諱不在公也至於入邾則先言公伐邾下但言入邾猶為遜其辭耳遜其辭而不隱其實聖人待父母國之道也胡氏謂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其義迂矣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公孫夏曾孫帥師救曹

高氏曰曹伯奸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之亦已甚矣故貶而人之苟將卑師少豈能圍之乎鄭與曹睦所以救曹非志於義也欲報皇瑗之師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季氏私考宋人圍曹以鄭救不得志故景公親入其國而以其君歸暴虐甚矣左氏以為遂滅曹執曹伯以歸殺之　按經不書滅書殺恐實未嘗滅未嘗殺

也

吳伐我凡外兵直逼國都言伐我後國書伐同

家氏曰吳伐我以救邾而書法無褒辭者春秋之貴救貴義也茅成子之請救于吳也動吳子以利吳子悅於利而動是以率師造于魯之城下不責魯以存邾遽受盟而返何救之足言其後吳責報于邾者不已執其君而擾亂其國存亡國者顧如是乎　汪氏曰哀公即位七年加兵於邾者五而且入其國俘其

君自入春秋魯恃强陵弱未有若是之甚也此年書吴伐我比事以觀則魯之受伐蓋有由矣前此書侵伐必言四鄙見魯之國都猶足為守也至於是年吴兵直抵魯之城下則魯之四竟藩屏蕩然而國不足為國矣哀公之經兩書伐我若曰我能入邾吴能為邾而伐我我能會吴伐齊齊能興師而伐我雖據事直書而詳味書法亦有反已自咎之意焉　按盟于城下經不書恐未必有此事魯服而後吴退師則有

之吳之來伐稱伐我曲在我也言因吳之伐而我當有以反諸已此春秋之旨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歸邾子益于邾讙在汶北非魯本封闡在汶南則魯封内地也及者有別之稱今寧陽縣有剛城屯即闡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僖公卒子閼公維立

齊人歸讙及闡

按左氏以邾子益為齊出則齊之取讙闡家氏所謂

要曾以存邾是也曾重於失讙闡而歸益於邾也此歸邾益之後讙闡所以既失而復得也齊歸讙闡雖非心服而歸然於理為順而歸也此所以雖不書來歸而書歸也左氏以取讙闡為季姬未歸之故與益為齊出之說既已自相矛盾而季氏私考又謂齊取讙闡為欲得邾從已而非真念甥舅之情皆非矣以益來而取我讙闡歸益而亦即歸我讙闡非念甥舅之情而何此亦是人情之常胡氏以為遷善之優攺

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云云亦過矣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今杞縣

季氏私考雍丘杞地界於宋鄭之間者左氏以為圍宋雍丘誤矣　趙伯循曰取悉俘之也　李廉氏曰自定十五年以來宋鄭結怨久矣故皇瑗悉力取雍丘之師罕達悉力取嵒之師蓋不勝忿怨以至於此也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汪氏曰鄭雖不義宋覆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憯矣而又君親帥師以伐其國明年偏師再伐十二年向巢又伐十三年鄭人復取宋師然則宋鄭之喪師皆其自取之也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季氏私考邾子益嘗為魯囚何為又來奔邪蓋邾又見迫於齊也齊為邾故與魯為仇及邾益歸而讙闡復則齊又責報於邾而邾之强臣歸罪其君無所容身矣故來奔所以愬也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季氏私考公伐齊為邾子益之來奔也邾方附吳而魯怨既釋故公為之會吳以報齊也齊之訃亦以國

喪告而罷魯吳之師也　按齊陽生實係自卒非弒
也請師于吳者乃邾茅夷鴻以為齊請齊辭者亦非
也
夏宋人伐鄭
許氏曰既取其師伐而又伐惡其修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季氏私考髙閌氏曰齊帥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
趙鞅加兵於有喪之國聖人弗與也故書侵異乎士

句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季氏私考高閌氏曰齊魯接境而公會夷狄犯之既聞其喪則遂班師可也所以久而不歸者公之進退制在吳故也

葬齊悼公

三月而即葬國亂懼有變也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輙方假齊以拒父彄蒯聵之黨也亦假齊命以歸國與以君命復者異矣

薛伯夷卒 惠公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 即子期昭王次弟 帥師伐陳吴救陳

季氏私考趙汸氏曰楚比歲伐陳爭陳於吴也故吴救陳吴非能以存中國為義者利陳之私於我而已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胡傳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也垂訓之義大矣　季氏私考此報去年春會吴伐齊之役也魯之會吴伐齊起於邾子來奔則齊宜以邾為討顧邾方事吴魯必助之且以勝邾不武故尋兵於魯耳專務兵爭不義甚矣卒至見獲於艾陵其自取之哉　按定公以前凡伐我者皆言四鄙見疆埸猶有警備外兵不易至於國都也自陪臣執命法弛民玩而四境之備不嚴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

季氏私考陳轅頗濤塗四世孫轅頗之奔在楚伐陳吴救陳之後其必志在向楚為衆所惡而見逐也

五月公會吴伐齊

季氏私考趙鵬飛氏曰魯再會吴伐齊招夷以戕中國為惡大矣然公與會不與戰吴强魯弱也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吴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艾陵齊地盖在嬴博之北國書獲時未必已死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其後不可考矣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季氏私考世叔齊即太叔疾乃世叔儀之孫而申之子也左氏載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是以疾為文子所逐也文子嘗以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為孔子所稱不

宜黷倫敗禮如此觀疾適宋即臣向魋則必悖逆之臣而不可以奪妻逐出之罪誣加文子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胡傳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平其遠邇賦里廛以入之多寡而量其有無使出軍旅之賦是賦出於商賈之里廛而未始及於農也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夫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

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　用田賦者以田多寡出軍賦也　王氏經世用田賦蓋托以軍用加斂於田計田而出貨財也大約稅畝多乎什一田賦又多乎稅畝矣稅畝私田始有征也用田賦者私田又加征也　李氏曰田主出粟而賦則出於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令農民供之則非古人重本抑末之意矣按魯於是時因遠交強吳役繁費多故又計田而斂

取民財以充軍國之用如今田上之軍需也非是以
商賈所當出之賦令農民代出之如李氏困農民而
寬商賈之謂也胡氏譏弛商賈之征一段說亦欠明
計丘而出兵車乃賦之常法今不計丘而計田以
兵車之名斂貨財故曰用田賦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胡傳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强吴以去三家之權忍
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别不命於天子以蒻其配不見

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揜矣

公會吳于槖皐槖皐吳地在淮南逡遒縣東南逡遒在今廬州府城東北七十里廢梁縣南三十里

季氏私考吳既敗齊魯以為德將為之合諸侯以親之故公親至槖皐而與之為會非吳請尋盟也秋會衛宋于鄖意正為此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鄖吳地即發陽今揚州府之泰州在古有發繇亭其地也

季氏私考此魯致衛宋以從吴也齊景公末年宋衛既皆背齊而魯亦與齊為仇矣魯為吴合宋衛所以為擯齊計爾左氏載子木子貢之言皆虚夸之説也衛人必不敢殺吴行人與辭吴盟而况會止三國惡得云會吴邪

宋向巢帥師伐鄭

季氏私考趙鵬飛氏曰宋鄭之怨於是十三歳矣雖其兵端起於鄭罕達然六年之間宋四伐鄭明年鄭

罕達遂取宋師于嵒逞兵不戢亦可戒哉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孫明復曰報雍丘之師也 宋向巢伐鄭圍嵒故罕達圍宋師而取之

夏許男成卒 元公 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按黄池之會吳未嘗主盟中國當時晉與吳因魯以

結好蓋吴之欲通上國將以雄長諸侯是其夙心晉以諸侯多叛而因吴以為重亦所欲也故魯請而二國從之以為會吴爭長於晉誠有之彼為久已稱王周室又於巳為長其勢力又方强盛於晉故實有此意晉董褐復命於吴謂吴奄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有短垣而自踰之以此彈壓吴是矣然吴本伯爵晉侯爵晉當先吴而晉自顧勢力則終不能駕吴也故寧遜於吴公許吴先歃晉亞之其實如此而春秋

立文則不可先吴以紀又不可泯其實而紀也故書會晉及吴言會而及則兩大之形昭然而於事亦未為失此所以為春秋之文也公羊以為兩伯孫氏以為主在吴恐皆非季氏私考以為吴不争而讓晉非也西亭辯疑謂吴欲因魯以交中國晉欲交吴以弭兵革之患説得之然以為吴有慕晉求會之意而非抗中國亦非也此當從國語先吴之説為長左氏謂為先晉者亦未然　國語吴王夫差既勝齊殺申胥

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齊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黄池越王句踐乃命范蠡率師沿海泝淮絶吳路始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至以越亂告夫差於是用王孫雄之謀卒得先歃而歸

陳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子西昭王弟

高氏曰楚畏吳之强無如之何故乘吳之出會而伐

於越入吳

胡傳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黄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絶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高氏曰蒯聵在戚十有二年矣晉人不能以此討衛乃以范中行故而數興師故書侵　廬陵李氏曰晉事止於此先儒李氏曰讀隱桓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也晉伯復盛於悼公浸衰於平昭而遂靡於頃定夫晉以奕世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著在中夏至頃定一壞而不可

復收嗚呼廢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嘗原晉事之顛末而察其所由失矣或曰晉之微也大變在夷狄有楚弗攘有吳弗抑二强並立伯權遂弱自召陵擁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于戎蠻之執晉俛焉北面而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巢滅徐伐陳伐齊晉不能誰何迄乎黃池之會吳哆然操方伯之令而下以列國命晉春秋由是絕筆焉則晉之失伯實夷狄之張也曰中國茍合夷狄豈能間乎其端在諸侯之

先貳當時以齊景衛靈宋景之君其國皆強戮力周
旋何畏於吳楚今也齊景公有抑晉代興之志宋衛
魯鄭之君無非攘臂以從齊者也盖晉執行人叔孫
婼與邾大夫坐而失魯執宋仲幾樂祁犂而失宋涉
佗成何詬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旄於鄭
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會
于安甫矣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氏矣魯則與齊
會于牽宋則與齊會于洮矣終而齊侯衛侯且伐晉

矣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茍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公何憂乎齊衛今也强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宗國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自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南面涖政敢干政以命大事而趙籍魏斯韓虔為諸侯之萌已成矣則晉之失伯乃大夫之擅也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

上下之所以不奪不饜也范鞅請冠而魯使蒙執趙鞅受楊楯而宋卿覔禍邯鄲爭責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伐楚之師徒出或索十牢而吴人藉為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衰又誰咎歟此春秋所以謹義利之辨察天理人欲之分正君臣上下之位而示後世以防微杜漸反本澄源之道也頃公自昭二十一年即位至是凡三十一年至哀公二十年卒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季氏私考文十四年星孛北斗昭十七年星孛大辰皆言孛之所加今東方不言所加之宿者公羊子以為見於旦似矣而未盡也葢雖旦見必有宿可言今曰東方則所加非一宿日久遍歷東方諸宿不可以宿名也

盜殺陳夏區夫

季氏私考夏區夫陳卿蓋夏齧之後必主於從吳而不欲從楚者也盜者刺客之名蓋楚使人刺之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今兖州府嘉祥縣本鉅野澤地世傳獲麟即此

季氏私考左氏傳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孔子曰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今按周衰道廢人欲横流亂臣賊子接跡天下

撥亂反正以振頽綱此孔子之志也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道苟不行亂將奚極然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方有吾巳矣夫之嘆而祥麟一踣明王將不復興矣於是重有感焉乃作春秋以明王法蓋文雖有感於麟而志則不在是也雖無感麟春秋固將作矣　孔子之卒近在獲麟後二年苟非平日所嘗用心則隱後二百餘年之間多有傳聞不實之事豈一朝一夕所能詳哉故制作三年文成致麟之說元

凱既斷其妖妄而後儒之辯亦詳兹不復論矣若必謂其感麟而始作則理亦有未盡焉　按夫子欲身見道之行於天下始焉未暇為著述事晚知道終不行也於是删詩定禮正樂序書賛易冀以垂世教於將來而今遇獲麟麟死則所謂吾已矣夫之歎蓋又當有甚於前日矣而魯史其所嘗得於傳聞睹記之真嘗有慨於其心謂其所載之行事乃王法所可寓以垂戒後世者也於是因麟死知王者之不作而修

以為經馬杜元凱謂感麟而作是已胡文定乃云經成而麟至本之何休范甯之説以為信然誤矣夾谷相禮而三田來歸以為聖人自序其績然則春秋成而麟至亦謂聖人自述其作經經成之瑞應乎此失春秋之旨為甚故不得不為之辨如此　按謂春秋感麟而始作誠有未盡盖其平日嘗究心於此而當時史官如左氏輩必嘗與夫子往來論議如魯樂官之相與論樂得以習聞習見其所記之行事與夫策

書簡牘之大凡必嘗筆之以為書而至於獲麟麟死之時始於一兩年間遂成而出之今之從事著述者每嘗留意於所纂之一書未就也就亦未即出也一旦因有所感取而成之成而遂出之與以傳之於其身後亦往往有然者何獨於聖人而疑之乎故謂聖人感麟而始作春秋不可謂聖人感麟而始成春秋則無不可也　資中黄氏謂左丘明非傳春秋者傳春秋者盖姓左而失傳其名爾

春秋事義全考卷十六

春秋事義全考後跋

春秋事義全考乃鳳阿姜太史公所著以行於世者也公少負奇抱博綜羣籍魁南宮歷官大司寇即宦成猶志春秋不輟每公餘輒按經蒐傳齬者駁闕者補積春累秋輯成而名之曰事義全考𨓏嘗負笈侍遊吳門得聞其槩乃今李侍御諸君有深契焉卷分十六帙為之剞劂以永世世𨓏抵金陵始克覩其全每章章讀輒章章嘆曰自漢來譚春秋者亡慮數十家言人人殊即康

侯說著須置黌宮豈無闕齬者有未盡耶士習相沿久矣疇肯一正之公獨抱遺經索奧典諸所發明炳炳足稱大義有味哉俾傳註之未備者具備考究之未詳者獨詳素王心法昭昭然與海內士共知之以補康侯之未逮者非淺尠也紹往開來詎不為魯史全經一快藉令康侯而作必為公首肯稱謝矣獮何似亦業是經嘗謬為續義為或問以酬夙志朓也早獲覯焉獮當安享其成二十年探討之力可勿事矣卓彼先覺示我周行

此誠大雅宮商宜奏之清廟以和人神者也如㢸云云瓦缶耳敢列之堂下哉仰企法門方圖退舍第沐公德教有日誼難默默不揣僭次一言敬附之簡末以誌誦法之私云淳安鄭良㢸撰

春秋事義全考後跋